四書經注集證

論語卷之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朱熹集註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鐸以通鼓鐲以節鼓鐃以止鼓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貉禡同立表以爲祭故云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遂以

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掩鐸上而振之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驟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左傳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拒者方陳魚麗陳名二十五乘為大偏伍人為伍伍承偏之缺故曰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莊四年楚武王荊尸尸陳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授師子戟同焉以伐隨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illegible]十人當一車之用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以五乘之甲士之十五人分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衝步卒為五陳不相連屬便于進退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兩伍專參偏皆隨將處置之陳法以誘之末陳而薄之大敗之昭二十一年晉救宋與華氏戰于赭

上鄭翩華氏黨願爲鸛其御願爲鵞鸛鵞皆陳名哀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鈎伍相遵別爲左右屯以爲犄勢分吳軍而三軍犄發并力擊其中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敗哀二十七年公爲支離之卒陳名名以侵鄭國語吳晉會于黃池爭長乃戒令夜中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帥建肥胡奉名奉文犀之渠擔也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萬人以爲方陳中軍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軍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雞鳴乃定黃氏日黃帝有五陳直陳屬木銳陳屬火圓陳屬土方陳屬金曲陳屬水風后握奇經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後人解云天地風雲之陳爲四正龍虎鳥蛇之陳爲四奇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奇制勝作爲陳圖故八其陳以定位六韜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爲天陳邱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俎豆禮器

人物備考俎祭器載俎所以載牲體者形如小板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禮明堂位俎有虞

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祭統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輕示均也馮復京詩名物疏按俎之制有四虞曰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夏曰嶡中足為橫距之象殷曰椇椇枳椇之曲橈周曰房俎足下有跗如堂房其長皆二尺二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其用之別甚多一曰薦腥謂豚解而腥之殊兩肩兩髀兩胉與脊為七體此上古之體也二曰薦爓謂體解而爓之又分豚解為十一體以湯爓之而不全熟此中古之禮也三曰薦熟以其所爓者先煮于鑊既熟則以鼎重煮之升于俎此近代之禮也又割其餘以制之則有燔炙之事俎由鼎而升有九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也去鮮魚鮮腊則為七俎矣公食大夫禮上大夫九俎下大夫七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為五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腸胃從羊五鼎五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為三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是也此皆正俎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以別也為俎骨有貴賤鄉飲鄉射禮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之類是也又有陪俎非正俎則膷臐膮之三臛臛者羹也即鉶羹也牛臛為膷羊臛為臐豕臛為膮又有肵俎肵以載心舌而燔炙皆從獻之物故鄭箋以為從獻之俎九俎皆進於神前其尸既醆而反其餘於肵俎者謂之尸俎尸俎之外又有主人主

婦祝佐賓長兄弟宗人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之俎牲之升俎必有物以盛之意即掌釁之釁器也主人受尸酢之俎謂之胙俎其俎最尊天子之祭膳夫親徹之王賓客禮食亦有焉　按孔子自少時嬉戲俎豆習禮容及長而講學以致弟子正平日所講明而切究者曰嘗聞謙詞

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按世家季康子謂冉有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仲尼然則孔子未嘗不習軍旅曰未學者爲衛靈言之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通鑑前編問陳事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蓋明年而衛靈公卒無自陳反衛再見靈公之事也論語去衛在在陳之前蓋得其實　按世家謂孔子居蔡楚昭王使人聘之孔子將往陳蔡發兵圍之於野不得行絕糧朱子謂是時陳蔡臣

服於楚安敢圍之據論語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汪份大全云問陳絕糧旣合爲一章必是一時事朱子之說信爲有徵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易困卦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四書通]集註子曾子曰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

[法言]或問天曰我於天歟見無爲之爲矣或問雕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物而雕刻之焉得力而給諸

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

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韓李筆解〕此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爲得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芒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

〔周禮夏官職方氏〕辨九貉之人民

〔鄭司農註〕北方曰貉狄 餘詳中庸

二千五百家爲州

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餘見前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說文輿車底也周禮考工記輿人爲車註爲車稱輿人車以輿爲主也後漢輿服志上古聖人觀轉蓬始爲輪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後爲之輿韻會詩詁云輈軸之上加板以載物軫軾轛較之所附植輿其總名也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

禮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

正字通車軛曰衡小雅約軝錯衡 餘詳大車無輗章

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

禮玉藻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縝緒為結于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以有繫帶者示有事也

書之欲其不忘也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

金仁山曰辟如行辟人之辟謂猶前驅者以鞭欄約人使開向一邊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

〔呂氏春秋注〕史鰌字子魚〔說苑〕靈公問于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又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祝而敬鬼直能曲于人〔左傳〕吳季札適衛見史魚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家語〕困誓篇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于是命之殯于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

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即林父甯惠子即殖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孫子遂攻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國計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與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臣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

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家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子西謂昭王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

[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六月初昏正在上七月斗柄懸在下則旦[鶡冠子]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

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筆談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正月建丑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古人未有歲差之法　按天有北極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北斗七星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杓即斗之柄也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以所建之方即定爲月之辰一歲十二月斗柄所指十一月在正北子位十二月偏東北丑位正月又偏東寅位二月在正東卯位三月偏東南辰位四月又偏南巳位五月在正南午位六月偏西南未位七月又偏西申位八月在正西酉位九月偏西北戌位十月又偏北在亥位克寬曰若遇閏月則指兩辰之閒饒雙峯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時可見日已落星初見于是時推測方有定若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景都用日中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爲一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初開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于寅上方註

一開物字蓋初開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渣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浴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子上是方有天未有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為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為正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于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為一元之中閲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

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

按三正之說始見於夏書甘誓篇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蔡註云三正子丑寅之正也三正迭運唐虞以前想已有之舜之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餘詳十世章

然時以作事

（左傳）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詳既灌章）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

按夏小正今見大戴禮記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史記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夏小正序孔子得夏時于杞鄭氏注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小正文辭大抵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其間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稊秀之候羽旄鱗鳳蟜動之屬蟄興藏伏鄉遷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

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

朱子曰陽氣雖始于黃鐘而其月爲建子猶潛于地中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考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得天下于是更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至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

孔子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饒雙峯曰行字兼令說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

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

禮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　繁讀鞶馬腹帶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五采維爲屬以飾繁及纓一匝曰一就車朴素故馬亦少飾　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大輅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卽明堂位所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次路亦殷路也據殷世止此三路周則有五路也　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　通典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殷人因鉤車而制大輅周人因殷輅而制五輅

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

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樊鞶同纓十有再就以五采罽飾之爲十二匝建太常十有二斿斿旗屬以祀二曰金路鉤馬婁頷在肩前亦金爲之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以朱飾馬勒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龍作駹以白黑雜色飾馬勒條縧同纓五就以絲爲飾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作翦樊鵠纓翦淺黑色以飾樊以鵠色飾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兩重翟羽蔽車兩傍錫面即鏤錫朱總總著馬勒繒爲之朱其色壓翟鞶次翟羽相壓不用重也勒面龍勒飾馬面繢總繢畫文也安車坐乘車彫刻皐爲飾面鷖青黑色總皆有容蓋容帷也在車旁蓋車上蓋翟車以翟飾車不重不壓貝面以貝飾之組總以組爲總有幄以幄爲蔽輦車人挽之車組輓有翣翣大羽以障風塵羽蓋羽作小蓋以翳日

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延冕之上覆者紐延下小鼻以繫纓五采繅十有二就繅以五色絲爲旒

猶藻之文每繅貫五色玉十二爲一斿而前後各十二斿也

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以玉爲笄而貫于冕之武上四旁以朱色之紘結于頷下而結于笄之兩端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石似玉者三采朱白蒼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一就玉瑱玉笄王侯藻旒皆一就以繫玉瑱而垂于玉笄王之皮弁會縫也五采玉璂璂綦通結也結五采玉十二飾弁縫中象邸邸柢也以象骨飾采內頂上之柢玉笄王之弁經弔服弁而加環經環經也冕加經之麻經但以一股纏之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三禮圖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氏曰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元冕三旒旒各十二王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通典垂旒者示不邪視也黈纊者示不聽讒也邢疏沈引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按此與三禮說各異存以備參

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世本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爲幹以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

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者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書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敎國子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磬韶同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韶箾簫同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禮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與音相

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朱子詩集註鄭衛皆淫聲然衛詩三十九淫奔才四之一鄭詩二十一淫奔不翅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鄭皆爲女惑男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鄭人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故夫子獨以鄭聲爲戒丹鉛總錄淫者過也水過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過於樂曰淫聲謂鄭作樂之聲淫非謂鄭詩皆淫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

久業可大

易繫辭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

莊子外物篇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春秋正義〕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家語〕孔子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左傳〕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以往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史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呂氏春秋〕審已篇齊攻魯求岑鼎魯因與之贗鼎齊侯不信而反之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魯君請于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國語〕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于東門之外三日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先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民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藏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使書之以爲三筴又文公二年大祀于大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將躋僖公于閔公上焉宗有司諫勿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列女傳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大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蠱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材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兮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於是門人從之以惠爲誄莫能竄一字淮南子注展

爲家有柳樹身行德惠故號柳下惠四書釋地續展禽爲魯公族居應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國策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證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壤接處方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可以想見

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見居蔡章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 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 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 易文言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已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已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書大禹謨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馮厚齋曰曾子兼言體用故曰忠恕子貢問行而不及體故曰恕而已矣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

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

按集註夏商周此周字專指西周周蓋周初止稱夏商爲二代故孔子云周監二代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林氏謂夏商二叔世皆據周初指夏商爲言其合夏商周稱三代者大抵起於東遷以後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三代之亡其子之廢皆是物也杜氏註夏以妹喜亡商以妲己亡周以褒姒亡據其既亡而總始終言之故知三代之名起於東遷以後而周之一代專指西周言也

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

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

閒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

〔世本注〕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矣至于夏商乃分置左右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經尚書事經春秋者也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書王命而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詔令以贊冢宰掌贊書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摯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籀史蘇史趙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訓典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 按春秋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以子繫紀非其爵以伯繼子無其國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無事又不知陳侯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十四年

夏五無月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有朔而無甲子又桓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四年七年無秋冬二時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二十二年夏五月有月無事二十四年郭公書人不書事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文十四年叔彭生帥師伐邾不言仲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昭十年十二月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不係邾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仲孫忌不言何十四年無冬皆闕文也

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漢書韓信列傳〕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句 無益 句 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書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䘏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在我而

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韓愈讀荀子有大醇而無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易文言水流濕火就燥禮運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表記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周禮司烜氏掌火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祭祀共明水明火左傳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天水志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邵康節曰火生于無水生于有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正蒙陽陷于陰爲水附于陰爲火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

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

漢書谷永疏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

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禮儒行多文以爲富 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禮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于寢門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于東階則先右足上于西階則先左足 席詳鄉黨

師樂師瞽者

周禮春官樂師掌國樂之政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人物考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冕名

按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返魯始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則此師冕者豈先師摯而爲樂師者歟

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

[禮]禮器樂有相步仲尼燕居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瞭三百人眡瞭掌太師之懸凡樂事相瞽

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

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詩]大雅烝民篇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不虐無告書大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胡氏曰洪氏疑此篇爲齊論以其皆稱孔子且篇內十四章皆條列而詳備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也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臾音俞

顓臾國名

左傳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註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路史顓臾子爵沂之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地理志顓臾國在蒙山下今沂州府費縣　按明一統志顓臾城在縣西北九十里

魯附庸也

詩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洪氏曰謂顓臾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

按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郎之故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又世家云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冬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又云冉有爲季氏將帥戰于郎克之郎左傳戰于艾陵事在哀公十一年觀此則子路爲季桓子宰在定公之世冉有爲季康子宰在哀公之世相去數年故曰不同時

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按左傳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在衛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可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哀公十四年以前子路固嘗在魯矣至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此時方在衛是年冬遇孔悝之難由此推之當是哀公十一年冬子路從孔子返魯再仕季氏與冉有爲同寮至十四年冬或十五年春又適衛也然則季伐顓臾事亦當在哀公十二十三兩年內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

東蒙山名

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馮厚齋曰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即東蒙也四書類典元和志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一山誤析爲二相距僅五里余則據漢書地里志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爲一山也　按廣輿記山東省沂州府後魏名北徐州其屬有蒙陰縣又有費縣費縣境有蒙山一名東山一統志云孟子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即此

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按禮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康成注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孔疏）四等侯伯子男也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男附庸五同子附庸三同總爲二十四同同方百里也并五五二十五（孔疏）既受方五百里之封爲五五二十五同積四十九同開方計之得七百里而王氏炎則曰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雖云兼附庸言之但天子畿方千里其地百同若魯地七百里凡四十九同幾半天子矣

恐無此理

社稷猶云公家（左傳僖公九年公家之利）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見下）獨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告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

〔干姓編〕周任商太史〔路史〕商有周任〔邢疏〕周之大夫　按左傳隱公六年周任有言曰有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伸矣昭公五年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家語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合此章所引凡四見益信任之為立言人矣

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書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禮〕禮器龜爲前列先知也〔雒書〕靈龜者元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偏黨尊耆老則出〔大戴禮〕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運斗樞〕瑤光星散爲龜〔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柳隆龜經〕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用之北坐南向〔漢書〕元龜距彤長尺二寸直一千一百六十爲尺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公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寶四品

兕野牛也

〔爾雅〕兕似牛〔說文〕色青一角長三尺餘重千斤〔埤雅〕兕有水兕山兕善抵觸故先王以角爲罰爵示戒也〔郭璞山經圖贊〕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一說兕乃犀之雌者皮堅厚可以爲鎧

柙檻也

〔說文〕以藏虎兕从木甲聲〔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捕虎生獻之天子命爲柙養之東虞〔淮南子主術訓〕養虎豹犀象

者爲之

圖櫃

櫝匱也

〔說文〕从木賣聲〔禮少儀〕劒則啟櫝〔註〕劒函〔儀禮聘禮〕賈人西向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註〕圭函〔左傳〕昭七年瑤罋玉櫝〔註〕匱也

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

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貨陽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入于讙陽關以叛全見陽貨公山弗擾傳十年叔孫武叔使侯犯殺公若弗能侯犯遂以郈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

釋名盾遁也跪其後避以隱遁也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戈過也所刺擣則决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方言〕楯自關而東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閒謂之干〔書牧誓〕稱爾戈比爾干〔費誓〕鍛乃戈矛〔詩小戎〕龍盾之合〔周禮夏官〕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授旅賁殳故士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周禮冬官〕冶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决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廬人為廬器戈柲柲柄也六尺有六寸

蕭牆屏也

鄭元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也是以謂之蕭牆釋名蕭牆在門內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

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遂如越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按禮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所謂禮樂自天子出也又王制云諸侯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周禮夏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所謂征伐自天子出也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按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會盟之政者自莊十三年北杏之會始其後五伯迭興天子守府甚至河陽之狩以臣召君是禮樂自諸侯出矣無王命而擅興伐國之師者自隱二年鄭人伐衛始其後兩大交爭小侯奔命甚至諸姬之盡以夷并夏是征伐自諸侯出矣又按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胡傳云春秋一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皋一會

國而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賵者一賵葬者四則問于他邦及大國者可知矣禮樂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按春秋公子結之盟齊宋（莊十九）公孫敖之會晉侯（文二）仲遂與趙盾盟衡雍（文八）彭生與郤缺會承筐（文十一）甚者邢丘則大夫專會（襄八）溴梁（襄十六）則大夫獨盟禮樂不自大夫出乎公子翬會伐鄭（隱四）公子慶父伐餘丘（莊二）季孫滅項（僖十七）仲遂入杞（僖二十七）四國戰鞌（成二）而皆由列卿之意十三國伐秦而悉出大夫之手（襄十四）征伐不自大夫出乎讀左卮言春秋之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郤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元年鞌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益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矣又按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胡傳禮之始失也諸侯無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纂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讀左卮言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定八鄭罕達有許瑕哀九齊陳恒有陳豹哀十四衛孔悝有渾良夫哀十五晉趙鞅有董安于定十三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狡且彊于季孫之陽貨見定五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說文陪重土也六書故小阜陪於大阜之旁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侍人賈舉曰陪臣干掫

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漢書嚴安傳〕君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鼂錯傳〕天下之士拑（通箝）口不敢復言矣〔說文〕箝脅持也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四書通〕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

文公名興僖公子〔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世族譜〕公子遂莊公子春秋傳杜注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左傳〕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東門氏歸父奔齊（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子卒（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按左傳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註本公羊漢書五行志亦云公子遂專權殺子赤立宣公宣公名倭一名接（左傳）宣公元年夏使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諸侯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六月襄仲如齊拜成齊人取濟西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非禮也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冬諸侯會于黑壤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既而以賂免十年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冬蝝生饑十八年齊晉盟于繒公不事齊而懼故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冬公薨

歷成襄昭定凡五公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左傳）成公元年爲齊難作丘甲二年春齊伐我北鄙秋七月晉師敗齊師于鞌晉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餘皆受一命之服三年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四年公如晉晉侯不敬公公歸欲求成于楚而畔晉季文子諫乃止九年冬城中城書時也十年晉景公卒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

人以爲辱十一年公請受盟而歸十三年公如京師孟獻子從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師伐秦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請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氏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會于沙隨宣伯貨郤犨使譖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後行宣伯又譖季氏于晉九月晉人執文子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晉人乃許魯平赦季氏歸宣伯奔晉十七年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十八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公至自晉八月築鹿囿書不時也已丑公薨襄公名午成公子左傳襄公三年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數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許之八年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九年晉伐鄭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十二年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二十一年公如晉拜伐齊之師及取邾田二十六年公會晉趙武及宋向戌趙匽

晉曹人于澶淵伐衛二十八年爲宋之盟故公如楚及漢楚
康王卒二十九年春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
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
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
致璽書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
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
有國誰敢違君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范獻子
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
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
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三十一年公作楚宮穆叔曰泰
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
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昭公襄公子在位三十三年詳問知
禮章定公昭公弟在位
十五年詳問君使臣章

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
虎所執

季武子名宿左傳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六年武子代父爲卿
如晉謝莒人亡鄫之故且聽命受罪七年南遺爲費宰叔仲
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
爾徒役故季氏城費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

有梅武子曰誰敢哉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
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九年夏武
子如晉報宣子之聘冬諸侯伐鄭武子從晉荀罃士匄門于
鄟門與鄭盟而還十一年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請
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
穆子曰然則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
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
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武子
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十九年武子如晉拜師晉侯
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
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
賦六月武子以所得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
禮也二十年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
公享之賦魚藻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
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
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昭公元年武子伐莒取鄆二年
晉韓宣子來聘公享之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武子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
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
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五年春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

取其半焉叔孫氏以父兄歸公孟氏又以子弟之半歸公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
公六年武子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
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
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
對曰寡君猶不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
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七年武子卒季悼子名紇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
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
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我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
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
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遂立悼子未幾卒季平子名意
如左傳昭公九年冬築郎囿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焉
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平子伐莒
取鄆獻俘始用人于毫社十二年平子不禮于南蒯南蒯謂
子仲我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
仲許之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平子伐莒克
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
也乎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將與季矣訟于朝季孫懼而歸
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子南蒯公子憖謀季氏南蒯以費叛如
齊乎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子昭子曰吾不爲怨府十三年春

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
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
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秋晉合諸
侯于平丘聽邾人莒人之訴不許公盟而執平子以歸冬十
月乃釋平子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平子賦采
菽穆公賦菁莪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
曰日食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
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二十五年公
欲去季氏而伐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
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因於費弗許請
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
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君必悔之弗聽
孟氏叔孫氏救平子以伐公徒公遜于齊平子謂昭子曰子
若我何對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苟
使意加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爲公
言之旣而不子有異志不果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季孫使
其臣以錦幣貨梁丘據撫言于齊侯乃止二十七年諸侯之
大夫盟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范獻子取貨于季孫
謂司城子梁宋大夫與北宮文子衛大夫曰季孫未知其罪
而君伐之請亡請囚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
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
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

焉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故鞅以爲難二子懼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于晉二十九年時公在乾侯平子毋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平子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平子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因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遂從知伯如乾侯將迎公歸公爲衆從者所胥而止定公元年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平子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乃止平子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乃止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五年六月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桓子詳後女樂章　按邢疏悼子之卒不書於經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前武子卒郎平子立故疑四世當以文武平桓爲定又昭公二十五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又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又曰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據此則失政始宣公專政始文子而孔安國亦謂文子初得政但以文武悼平爲四世似未考悼子未嘗得政而言發於桓子之時也今按廢立爲國之大事魯自閔僖之際已有叔牙其仲之禍矣然二子或以酖死或以縊死亂賊既伏其辜政柄未移于下宣公賚襄仲之力以庶奪嫡而後反使之如齊拜成則大權盡歸私室不能振已墜之乾綱故蘇之去公斷以此公爲始季氏家勢素稱盛強然而成季之無行父之忠其于臣節未嘗少失也至于武子以權臣而附幼君凡會盟諸大典幾于專斷獨行浸假而三分公室矣浸假而四分公室矣甚至伐莒取卞肆行無忌故魯政之逮大夫斷自武子爲始欒祁史墨言于昭公之時故云四公三世孔子言于定公之時則已五世四世矣

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禮〕郊特牲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史〕記魯世家桓公卒子莊公立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氏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班 左傳作般 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其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嫡嗣愛孟女欲立其子班莊公病而問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才可爲嗣君何憂

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奉班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酖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立子班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班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開是為湣(左作閔)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于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納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左作僖)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自殺季友之將生也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慶父為孟氏生公孫敖諡穆伯穆伯生穀諡文伯文伯生蔑諡獻子獻子生速諡莊子莊子生羯諡孝伯孝伯生獲諡僖子僖子生何忌諡懿子懿子生孺子彘又名彘諡武伯武伯生捷諡敬子共十世叔牙為叔孫氏生公孫茲諡戴伯戴伯生得臣諡莊叔莊叔生僑如及豹僑如諡宣伯豹諡穆子宣伯作亂奔齊立穆子穆子生婼諡昭子昭子生不敢諡成子成子生州仇諡武叔武叔生舒諡文子共八世季

友爲季孫氏生雍仲無佚無佚生行父謚文子文子生宿謚武子武子生紇謚悼子悼子生意如謚平子平子生斯謚桓子桓子生肥謚康子于其八世

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

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周禮地官調人凡有鬭怒者成之不成者書之先動者誅之司虣禁其鬭囂者　按鬭字本作鬥說文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鬥之形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揚子孝至篇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歟（正字通邵音紹說文高也旁从卩與從邑作邵者別韻協合邵邵爲一字誤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易乾卦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

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

【榕村語錄】洪範以敬爲主故先貌言此以思爲主故先視聽

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書周官】蓄疑敗謀思難則忿

必懲忿思義則得不苟［禮曲禮臨財毋苟得］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　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易文言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

下民到于今稱之

汲冢周書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于首陽山或告夷齊曰紂子在祁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居之以夾煽王燼尚可復也子其勉之夷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扣馬而諫何哉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爲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

莊子讓王篇夷齊西至岐陽及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我身也不若避之以潔我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艾千子曰論語但云餓於首陽耳後人何故添出死字當時而逃國而逃暫時窮餓中子既立事定之後便當復出豈至餓死若夫叩馬采薇不見經傳太史公好奇輕信取韓詩外傳之言爲據他書未之聞也

駟四馬也

按周禮疏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一皁馬十二匹三皁爲繫馬三十六匹六繫爲廄馬二百一十六匹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廄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蓋種各一廄廄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

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當良馬三種之數則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廄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廄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廄六百四十八匹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馬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居三廄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八百六十四匹諸侯六閑齊景公千駟則比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又過之是僭侈而違禮者也

首陽山名

〔四書釋地〕正義首陽山有五所王伯厚考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一統志云首陽山在蒲州府禹貢雷首山夷齊隱處余謂莫徵信於鄭注然既云河北縣雷首山今在蒲州有夷齊廟闞駰十三州志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偃師縣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上有夷齊廟兩說並存蓋亦莫能定耳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

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學經註)趨而過庭以致敬也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禮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禮雜記〕訃於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祿

寡寡德謙辭

〔四書考異〕按康成禮記注云自稱于諸侯謂饗來朝諸侯時也按坊記自陽侯殺繆侯夫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矣其禮

既廢其文未盡刪于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因既貶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于此所以有此章文而與禮記不符合歟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